

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尙書經說攷自序

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典下訖於秦誓凡百篇而爲之序斯固唐虞夏商周歷代之典而百王之大經大法所昭垂於萬世者也秦燔書禁學伏生獨抱遺編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僅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授沛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世世相傳謂之歐陽氏學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尙書以傳族

子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學勝又傳從兄子建是爲小夏侯學三家之學皆伏生今文尙書也武帝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置爲博士始尙書惟有歐陽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各家宣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博士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三家竝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於壁中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六篇天漢之後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平帝立古文尙書不久旋廢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晉世秘府所存

尙有古文尙書經及永嘉之亂遂與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忽遭蕩滅故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然攷新舊唐書藝文志均載馬鄭所注尙書之本是宋南渡以前馬鄭本固存也如使當日有信而好古者網羅散佚列之國學俾學者肄業及之則馬鄭所注之古文二十九篇卽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雖文字不無異同訓誼不無殊別然參觀互證猶可得其緒餘則三家之學雖亡而不至盡亡也何意僞傳一出江左崇尙於前唐人尊信於後馬鄭之注遂卽湮沒而歐陽夏侯之學乃絕無可尋矣我

朝崇儒重道經學昌明士之稽古者皆知旁搜遠紹扶微
學而尋墜緒不以謏陋自安而漢儒之經學遂隆於時近
儒如閻徵士若璩之古文尙書疏證惠徵士棟之古文尙
書攷王光祿鳴盛之尙書後案江處士聲之尙書集注音
疏證以叔重說文輔以季長傳誼皆以鄭學爲宗取僞孔
之傳辭而闢之黜其贋而存其真古文尙書之學藉以不
絕於一綫孫觀察星衍尙書古 今文注疏段大令玉裁古
文尙書撰異間緝今文與古文 異同然於歐陽大小夏侯
顯門之學三家師說之異同者又不暇致詳也曩者 先
大夫傷古經之淆亂閔今學之淪亡撰伏生尙書大傳定

本稽覈羣書揭所據依而爲之案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又載漢書五行志綴以他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而行之又欲著歐陽夏侯經說攷而未果爲也嘗謂喬樅曰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旨略均足相推據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

十九篇逸禮竟亡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消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三家今文各守師法皆傳伏生之業者苟能夠攷佚文得其單辭片義以尋三家今文千數百年不傳之緒使百世之下猶知當日幸有三家今文賴以維持聖經於不墜則豈徒足以延紹學而廣異義云爾哉喬樅敬承庭訓識之勿敢忘曩嘗搜討羣書稽求佚義綴緝頗具梗概竊陳願以宦海浮沉日月逾邁恆以不克繼志爲懼今春免官遂杜門下帷西錄舊業重復研尋成歐陽夏侯經說攷一卷今文尙書序錄一卷

今文尙書經說攷三十三卷凡所采摭經史傳注及諸子
百家之說實事以求是必溯師承沿流以討源務隨家法
而參詳考按則亦有取於馬鄭之傳注爲之旁證而引伸
之前後屢更寒暑而後卒業焉庶求無負昔日趨庭之訓
焉爾是爲序旨同治元年歲在元駮閏茂月在塞侯官陳
喬樅樸園甫書于江右僑寓

湘鄉曾滌生制軍中堂札

樸園尊兄大人閣下小春月杪接展惠書承示家傳及大
箸八種誦芬詠烈秉淵懿以相承說禮敦詩識鑽研之有
素初謂范陽汲黯通才難限以繩趨豈知巴蜀文翁經術
更長於吏治手披甫竟心折良殷弟謬典犀渠久疏螭簡
雖短檠二尺結習未忘而堆案百重閒身莫掣值時艱之
孔亟懼任重之難勝遠荷揄揚彌增慙歉泐此布復順頌
台安惟希荃譽不具愚弟曾國藩頓首

合肥李少荃撫軍中丞札

樸園尊兄閣下頃奉惠書並先德兩編大箸八種惟千古
有傳人馨香俎豆成一家之經說播穫菑畚玉版舊鐫觀
燕公許公之筆金繩新啟讀先鄭後鄭之書峻仰名山深
欽學海伏惟先公儒林丈人臺閣前輩或出或處惟君子
安其常立德立言俟聖人而不惑卽論詞翰已勝六朝所
作傳箋況追兩漢皇竊史館多收子政之文章戶誦家絃
盡寫康成之目錄固已鄉型人表社祀經神矣而閣下紹
承家學補綴楹書詩與禮本相通聞斯二者緯因經而作
式一以貫之有善稱親每笑李邕之注選無書不讀遠過

束皙之補亡念賈景伯之異同弗傳於代卽王厚齋之攷證未免多踈爰輯舊聞述爲遺說夫魯詩最爲先出魏晉時已不過江東韓詩最爲後亡毛鄭行而僅存外傳然而龍門虎觀微言悉本申公隋志唐書編目獨標嬰注則字探爾雅厯溯神淵尙可見其宏綱稽其隱義至如轅固齊詩早經散佚獨能禮徵儀戴史考班荀據繁露易林之文及鹽鐵申鑒所引獲尋墜緒復業顯門凡夫四始五際六情之奧推度汜樞神霧之精則又廣翼少君之傳而縫古微書之闕焉不僅惟是更用發揮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必數千乃飽詩則鄭箋改字大抵本之三家禮則鄭注改

讀其中畧有四例亦復別疏綱目朗若列眉在昔劉向新
序實宗魯說洎乎薛漢章句亦闢韓生伏湛世習齊詩鄭
興家傳孔學雖一門之相繼非六藝之兼通若閣下遷纂
談業禮立詩言經說一編尤爲總括舉凡九拜之儀兩楹
之位獻酬之數井屋之法袵衾祔祿緣之文藻率鞞鞞之物
莫不縷晰條分如絲在櫛批亢導窾如肉貫弗是以周禮
多篇阮儀徵閱而稱析夾室諸攷王高郵見而稱精也弟
汲綆未修喻槃徒叩生晚末由拜紀往還猶幸識羣犢解
說詩于焉觀禮屬以戎旃之暇荷茲鉅製之頒劍左鉤前
磨盾跋先賢之傳金藏玉刻緘滕襲太守之書深愧管窺

有同廷擊緬惟賈徽父子並列儒林循吏之中倘教李委
姓名附登玉局斜川之末肅謝大教敬請台安不備愚弟
李鴻章頓首

今文尙書經說攷目錄

侯官陳喬樞學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唐書

今文尙書一

舜典第二

虞夏書二

虞書一

孔氏逸書一

汨作第三

虞夏書三

虞書二

孔氏逸書二

九共一第四

虞夏書四

虞書三

孔氏逸書三

九共二第五

虞夏書五

虞書四

孔氏逸書四

九共三第六

虞夏書六

虞書五

孔氏逸書五

九共四第七

虞夏書七

虞書六

孔氏逸書六

九共五第八

虞夏書八

虞書七

孔氏逸書七

九共六第九

虞夏書九

虞書八

孔氏逸書八

九共七第十

虞夏書十

虞書九

孔氏逸書九

九共八第十一

虞夏書十一

虞書十

孔氏逸書十

九共九第十二

虞書十二

虞書十一

孔氏逸書十一

九共十第十三

虞夏書十三

虞書十二

九共十一第十四

虞夏書十四

孔氏逸書十二

九共十二第十五

虞夏書十五

今文尙書二

堯稷第十六

虞夏書十六

孔氏逸書十三

禹貢第十七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今文尙書三

甘誓第十八

虞夏書十八 夏書二

今文尙書四

五子之歌第十九

虞夏書十九 夏書三

孔氏逸書十四

允征第二十

虞夏書二十 夏書四

孔氏逸書十五

帝告第二十一

商書一

釐沃第二十二

商書二

湯征第二十三

商書三

女鳩第二十四

商書四

女房第二十五

商書五

夏社第二十六

商書六

疑至第二十七

商書七

臣扈第二十八

商書八

湯誓第二十九

商書九

今文尙書五

仲虺之誥第三十

商書十

湯誥第三十一

商書十一

孔氏逸書十六

咸有一德第三十二

商書十二

孔氏逸書十七

典寶第三十三

商書十三

孔氏逸書十八

明居第三十四

商書十四

伊訓第三十五

商書十五

孔氏逸書十九

肆命第三十六

商書十六

孔氏逸書二十

徂后第三十七

商書十七

太甲上第三十八

商書十八

太甲中第三十九

商書十九

太甲下第四十

商書二十

沃丁第四十一

商書二十一

咸乂一第四十二

商書二十二

咸乂二第四十三

商書二十三

咸父三第四十四

商書二十四

咸父四第四十五

商書二十五

大戊第四十六

據史記文

商書二十六

伊陟原命第四十七

商書二十七

孔氏逸書二十一

中丁第四十八

商書二十八

河亶甲第四十九

商書二十九

祖乙第五十

商書三十

般庚上第五十一

商書三十一

今文尙書八合三篇爲一卷

般庚中第五十二

商書三十二

般庚下第五十三

商書三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商書三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商書三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商書三十六

高宗彤日第五十七

商書三十七

今文尙書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商書三十八

西伯戡耆第五十九

商書三十九

今文尙書八

微子第六十

商書四十

今文尙書九

太誓上第六十一

周書一

今文尙書亡武帝時以三篇附入

太誓中第六十二

周書二

太誓下第六十三

周書三

牧誓第六十四

周書四

今文尙書十

武成第六十五

周書五

孔氏逸書二十二

鴻範第六十六

周書六

今文尙書十一

分器第六十七

周書七

旅獒第六十八

周書八

孔氏逸書二十三

旅巢命第六十九

周書九

大誥第七十

周書十

今文尙書十二

金縢第七十一

周書十一

今文尙書十三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周書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 周書十三

嘉禾第七十四 周書十四

康誥第七十五 周書十五

今文尙書十四

酒誥第七十六 周書十六

今文尙書十五

梓材第七十七 周書十七

今文尙書十六

召誥第七十八 周書十八

今文尙書十七

雜詔第七十九

周書十九

今文尙書十八

多士第八十

周書二十

今文尙書十九

毋佚第八十一

周書二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

君奭第八十二

周書二十二

今文尙書二十一

成王政第八十三

周書二十三

將蒲姑第八十四

周書二十四

多方第八十五

周書二十五

今文尙書二十二

周官第八十六

周書二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書二十七

今文尙書二十三

賄息慎命第八十八

周書二十八

亳姑第八十九

周書二十九

君陳第九十

周書三十

顧命第九十一

周書三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九十二

周書三十二

今文尙書合顧命爲一篇

畢命第九十三

周書三十三

孔氏逸書二十四

君牙第九十四

周書三十四

弊命第九十五

周書三十五

蔡仲之命第九十六

周書三十六

鮮誓第九十七

周書三十七

今文尙書二十五

甫刑第九十八

周書三十八

今文尙書二十六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周書三十九

今文尙書二十七

秦誓第一百

周書四十

今文尙書二十八

尙書敘

今文尙書二十九

武帝時得秦誓付博士合入今

文尙書中亦稱二十九篇而敘在外

尙書歐陽夏侯遺說攷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堯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

春秋桓公六年正義引

許慎五經異義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舊衍名
字今刪

喪服小記

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

祖至元孫昭然察矣

以上見春秋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見尚書堯

典正義及杜佑通典

七十三嘉禮十八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白虎通言母族三與歐陽
夏侯微不同其實一也白虎通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
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
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適人
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
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

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

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
功從母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
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
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
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
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外而有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
已烏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欽若昊天○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

案毛詩黍離正義引如此周禮大宗伯疏引作欽若昊天阮氏元校勘記以爲賈疏所引欽若昊天天下當脫春日昊天四字阮校是也

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尙書堯命羲和欽若

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

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也

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

引小異

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

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

以遠大言之

先大夫曰案遠大當爲遠視尙書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

秋氣或

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

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

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

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

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

以上見毛詩正義又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

伯疏引

小異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旣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

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旣載今尙
書說卽言爾雅亦然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蒙攷白虎
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
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日蒼天夏日昊天秋日
旻天冬日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蒼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
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
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曰篇旻
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
雅與今尙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尙書說也第
十下介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從日介介亦聲此亦

兼採爾雅今尙書說及古尙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
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日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
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顥顥也秋日旻天旻閔也物就
枯落可閔傷也冬日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
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
天上天爲異耳

宅嵎鐵○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尙書正義言鄭注尙書承衛賈馬等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桺谷是鄭注不同也今攷尙書釋文云尙書考靈耀作禺鍤案鍤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从夷作鍤鍤鐵字同今文尙書或作嵎鐵或作禺鍤皆三家之異字禺卽嵎之消文夷卽鍤之消文也

曰柳谷○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尙書正義

案尙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柳穀者實伏生今文如此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明證史記五帝紀引堯典舊本亦作柳谷徐廣音義可證也史遷時書惟有歐陽之學然則知歐陽與兩夏侯本皆同矣

肆類于上帝○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先大夫曰案奈何上當重以事類祭之五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

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

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

帝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

非常祭從古尙書說

禮記王制正義亦見御覽禮儀部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說文示部禴以事類祭天亦用

今尙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

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尙書說
蓋二說固不相悖也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於異義無駁
與許同

禮于六宗○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旁不及四方

先大夫曰御覽禮儀部引此說四方作四時

居中央恍惚無

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

益於人故郊天並祭古尙書說賈逵等云

先大夫曰案禮記祭法正

義引古尙書說下有賈逵等云四字今從之

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

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

先大夫曰太平御覽引此作星辰與此小異

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

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

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名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

先大夫曰其當作國

故言三

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

周禮大宗伯疏

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

自明矣

周禮大宗伯疏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

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者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六宗之屬也

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己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自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

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上從郤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後漢書李郤傳郤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郤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雖不言於尙書習何家然據郤奏請立六宗祀從歐陽家說則知其治歐陽尙書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又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子曰昔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爲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案劉歆曰六宗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旣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

禋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
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禋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
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天禋之所禳
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
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於山川禋所
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
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
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
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

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
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
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
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
類于上帝不禋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
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
於社之於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
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儆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者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機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祀故其餘爲六宗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星此爲不知

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

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
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
月星辰從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
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
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
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
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
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
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
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帝祭乎

虞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禴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禴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尙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尙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爲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劭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

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
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
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邵孟
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
也

張融從鄭說
見周禮疏

唯尙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

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
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
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
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爲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
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旣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喬樅謹案江聲尙書集注曰馬說六宗之誼本於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馬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其說雖若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間謂上下四方卽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卽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主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

於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說則六宗是
明堂六帝六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并北辰耀魄寶也其
祀之皆於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卽天也亦稱六天
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說詳惠氏定
宇所著明堂大道錄其餘諸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
皆不得實故無取焉

又案金榜禮箋云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
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方明之祀配
以受命之王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古文尙書伊訓篇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後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蒞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如此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攷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亦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又汪中述學亦曰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琚瑋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

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
先王誕賚有牧方明周公監于前而舉此至大之禮
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
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
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郊禘
夏后郊縣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
釁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爲周太祖祭
之宗廟以人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
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禮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消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从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墠馬融注云壇土堂故爲壇得稱曰堂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

明堂之上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閼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雒邑之明堂在國中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喬樅謂金汪兩君說六宗皆用今文家尙書義以殷周相

沿之典禮推之則知六宗之禋祀在於明堂之地矣
茲備錄之以爲互證參觀之助焉

女作司徒○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
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
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
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
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
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
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
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

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傳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大戴禮保傳篇注今尙書說三公司徒司空也古尙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尙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尙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地不

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
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
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
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
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
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
傳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以司馬在司徒前可證續漢書
百官志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司徒官故定三公
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
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

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公
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
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
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
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
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
三卿此夏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三公乃夏制故
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

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尙書說注攷
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

謹案尙書大傳云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

狩

見公羊隱公八年傳何休
解詁徐彥疏云書傳文

又辯秩西成傳云天子

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
罰趣收歛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辯在朔易傳云天子
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
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見太平御覽
時序部

是堯之官制有三

公矣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皆堯之官也故
使百官事舜知舜之官制亦如堯有三公矣舜陟帝

位後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又誓師以征有苗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與書大傳言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合是禹任司空公之事也迨後使禹宅百揆則實任司徒公之事以舜登庸時試之司徒納于百揆百揆乃天官知禹之宅百揆是領太宰司徒爲司徒公也舜由百揆進而居攝今使禹升居此職亦欲使之居攝故耳惟司馬之名不見於經然據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

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鄭君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又尙書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爲大司馬大司馬卽司馬公也是稷在舜時嘗爲三公矣

虞夏書咎繇謨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過譽篇引歐陽歙教曰書
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案後漢書儒林傳言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歙八
世皆爲博士則歙固家世傳業以歐陽尙書教授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又曰顯宗初復旒冕衣裳赤舄絢履以祠天地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又曰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

先大夫曰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復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

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
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色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
畱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
子郊庙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
顯宗更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陳氏禮
書引尙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
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
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
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
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

一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以十二九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已下以七爲節明矣尙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法

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下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肅雖善賈馬之學而解虞書衣服與大小夏侯說同蓋亦用今文家誼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閒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

袞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鷺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旣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華蟲爲黃作纁宗彝四字連讀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纁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纁宗彝爲一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糸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

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

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尙

書始云繪讀爲纈凡畫者爲纈與伏許異

見尙書正義左傳昭二十

五年正義文選景福殿賦李注

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黠沃

黑色十二下女部嬀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與

喬樅謹案論衡量知篇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緣

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

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又語增篇曰五服五章五服五

采服也

案舊引作彌成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采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爲訂正

服

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

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木
有二誼也說文糸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
華蟲作繪與論衡量知篇說合又云絲繡文如聚細
米也然則粉米亦爲繡文其宗彝藻火黼黻等皆爲
繡從可知矣唯黼部粉下曰袞衣山龍華蟲粉畫粉
也从甫从粉省衛宏說粉訓畫粉疑是續事然刺繡
者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繡故粉之字从甫从粉
省是仍主繡爲誼也尙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凡
三見字皆從糸會聲則大傳五服皆繡也非畫也鄭
君注尙書始云繪讀爲續凡畫者爲續此据攷工記

續畫之事後素功以續畫義爲長故王衣畫裳繡
說竊意以爲衣畫裳繡者必本于小夏侯解詁建
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
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故援攷工記解尙書
是衣畫而裳繡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命其工
作續明五采之彰施卽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
從作續字鄭注周禮司服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續
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黼或作希字之誤也
此所引是據三家今文尙書何以明之說文玉部璫

下引虞書曰皦火粉米此古文也粉字下明稱衛宏說則皦字粉字確爲壁中古文無疑今鄭君引書但作藻火粉米則其爲今文亦無疑矣續漢書輿服志引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皆與鄭君所引書合其作絺繡卽鄭所云希或作絺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黼黻絺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尙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今說文無希字而絺絺旒絺旒褱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黼字也从巾所絺也从彡象繡文也俗借

爲希少字鄭君讀希爲希是爲以今字易古字希甫
古今字也說文當於甫下補之曰希古文甫字也段
說甚允喬樅又案禮書引鄭注云璫水艸蒼色而以
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
云璫玉飾如水藻之文古文尙書璫从玉旁知於衣
上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璫純
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藻火爲一遂
并改白字爲赤耳

彌成五服至于五千○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尙書召繇謨注禹彌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彌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彌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

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尙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并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

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
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
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
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
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
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喬樞護案堯典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
卽崑崙引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此
北海非北海郡卽翰海也漢書霍去病傳云封狼居胥
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渚注曰翰海北海名然則許
君所言朔方當亦包幽州部之代郡上谷及
元菟樂浪諸郡地言之故云經畧萬里也

謹案尙書正義引鄭元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

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有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

案與以古通

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

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

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

七下正義誤衍十字今從王制

正義刪

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據鄭此注是亦參用今

尙書說以五服方五千里爲堯之初制以九州方七千里爲禹弼成五服之制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者中國是也要服之外及荒服之弼又千五百里是面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今尙書說據其初制言之古尙書說并禹弼五服之殘數言之其說仍不相違又劉逵注吳都賦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則是古書

實有明文禮記正義引地統書括地象曰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堯時之九州是也據正義所引地統記括地象文與鄭言禹所受地記書劉言禹所受地說書同則地記書殆卽河圖括地象與

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
其不易之道也

案此議見漢書韋元成傳攷儒林傳地餘歐陽高之
孫也元成父賢傳言賢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
鄒魯大儒元成少好學修父業本傳載元成與歐陽
地餘議云云然則元成父子當亦習歐陽尙書也

尚書盤庚

憂賢揚歷

尚書堯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心腹腎腸爲憂賢揚

案今正義本作憂腎陽此字之誤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尚存無恙也又三國魏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裴時夏侯等書已亡裴所引

當卽據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又洪适隸釋載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厯揚字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𠂔之寵漢碑多用今文尙書優𠂔之語亦是本於盤庚篇說文云𠂔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尙書有从古文作𠂔者未可知也

周書牧誓

如豺如螭○歐陽尙書說曰螭猛獸也

文選西都賦李善注

說文内部嶺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内从山歐陽喬說嶺猛獸也

案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元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諸所引用皆今文尙書也歐陽尙書唐初已不存李善注文選蓋於各家注記采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合正牧誓篇解詁也史記周本紀述牧誓云如虎如貔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竝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字亦作離太史公

時止有歐陽尙書也說文作𧈧者正字離螭皆假借
字攷工記鄭注云羸者虎豹貌螭爲獸淺毛者之屬
左傳服注云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
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
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高喬
字形相似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
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
卽據歐陽尙書章句也

周書洪範

皇極皇建其有極○夏侯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
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

漢書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
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
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謀
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
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
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

世其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案夏后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
災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厥後李
尋事張山拊治尙書小夏侯之學獨好洪範災異楊
春卿代修儒學以夏侯尙書相傳子統孫厚均習先
法善推陰陽及消伏災異朝廷多以訪之自古聖人
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
蒼生者也政教之所從出本於五行乃通乎治道明
陰陽五行之理所謂尙消息盈虛后以裁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窮經致用之學此其

是矣

今尙書夏侯歐陽說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蕭吉五行大義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說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

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
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

禮記月令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証曰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此
略同惟無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尙書夏侯
歐陽說云引月令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尙
書是也

鄭元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
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
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
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

先肝至其

祭也十一字舊
脫去今爲補之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
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在後迄故有先後焉文與此
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鬲下肝心俱在鬲上與此異不得
同五行之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視禮記正義所
引較詳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
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謹案淮南時則訓云孟冬之月其祀井祭先賢高誘
注云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
故祀腎水自用其藏也是冬時所祀或以爲井或以
爲行本有兩說故誘亦兩解之又仲冬之月季冬之

月並云其祀井祭先賢均與孟冬同惟禮記月令皆作其祀行案禮記多言夏殷之制曲禮下云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注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然則五祀冬祀井當爲虞夏之制矣攷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

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

秋言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祀中
雷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
木主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
者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
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
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
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不得用牛
者用豚井以魚喬樅謂白虎通皆主冬祀井爲說其
所引月令與淮南時則訓同而與今禮記月令異然
據高誘淮南注言井或作行疑禮月令本亦有不同

白虎通所據是作冬祀井鄭君所據是作冬祀行也竊以爲殷以前並立五祀惟周制立七祀則改祀井爲祀行當自周始殷立五祀仍當與虞夏同爲祀井洪範篇作於周禮未制之先則其五祀當從白虎通祀井爲是白虎通皆用今尙書說也袁準正論以爲禮記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

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祀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又攷白虎通情性篇曰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脾肺腎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

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
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
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
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
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
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
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
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
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
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

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喬樞謂此所說皆與今

尙書歐陽夏侯說相合古尙書說以爲脾木肺火心
土肝金解殊非是鄭君之駁其義精審矣

周書甫刑

爰始注爲臙宮劓割脰庶劓

尙書虞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則劓黥爲臙
宮劓割脰庶劓

案說文支部云馘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劓
劓馘黥此所傳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文異劓字乃
刵之誤尙書疏引鄭云刵斷耳劓截鼻桷謂桷破陰
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
於皐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傳書當與之
同故刀部刵字云斷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刵爲刵之

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鼻聲重文劓云劓或从
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尙書也作劓者今文尙書也
者斲之假借毛詩亦以椽爲斲大雅曰昏椽靡其斲
云椽椽毀陰也毛詩古文此用假借字也劓乃黥之
或體庶劓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
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
刻須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劓
也

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云古以六兩爲率

周禮秋官職金疏引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
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銖銖者率也一率
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銖爲三斤鄭元以爲
古之率多作銖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尙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
銖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
等也此卽指尙書大傳一銖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
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尙書之銖爲銖者說文弟十
四金部曰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尋聲

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又曰銖銖也从
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銖是銖與銖義同也尙書釋文銖
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尔疋同然則賈鄭解古尙書皆
用今尙書說以銖爲六兩矣釋文引尔疋乃小尔疋小
尔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提倍提曰舉倍舉曰銖
銖謂之銖此用六兩之說而以銖銖爲一亦本說文蓋
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之說而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
案史記周本紀載書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
千率此依今文尙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

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
贖有金選之品選卽率也是今文尙書有作選者歐陽
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尙書大傳死
罪罰二千餼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餼六
兩餼卽選也率選餼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
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錡讀爲刷是其聲同故古相通
用也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
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譌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

相依附尙書舜典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鄭注尙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鏹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尙書說從今尙書說而以鏹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萬世美云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鏹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鏹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之說也

謹案此經鄭注已亡王鳴盛云以鄭考工記注及尙

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旣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錡爲證考工記又有治氏戈戟重三錡鄭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錡鍤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鍤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錡似同矣則三錡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錡鄭彼注云錡鍤也彼疏云尙書其罰百鍤等言鍤此與治氏言錡錡與鍤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鍤卽是錡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鈞字下引周禮曰重三錡鍤字下引周書曰罰百鍤說文

編字以類相從銔與鍤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銔見周禮故引周禮爲證銔見周書故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而其義是一故云鍤銔也鄭旣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義不可易矣想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鄭旣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鍤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譌謬殊甚喬樞謂陸德明以爲鄭氏同者此鄭注尙書大傳之語據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鎰出三百七十五斤是鍤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今文家

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
一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鎰僅爲銅三斤
者自是於義爲長周禮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
爲鎰如鄭所云一鎰之重爲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
徐邈所云鎰六兩者僅十六銖耳故陸以爲鄭亦同
而不暇細晰也